

张美瑛 慈悲喜舍放长情

瞿欣怡 2007/8/31

更生人杨振堂打死台大副教授谢焕儒的事件，引起台湾社会的恐慌；然而，谢焕儒的妻子，张美瑛，却在第一时间选择原谅。她的宽容，安抚了所有人的不安，... 采访谢焕儒夫人，对我而言也是煎熬。经历丧夫之恸的她，伤口尚未平复，我去探问她的内心，是不是太残忍？

2007年7月23日，谢焕儒在河滨公园遭毒瘾发作的杨振堂用棍棒打死，她的妻子张美瑛马上从花莲赶回台北，在飞机上她不断默念：「南无阿弥陀佛。」台北传来的消息只告诉她丈夫病危，她不知道其实丈夫是被乱棍打死，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丈夫可以化险为夷。

然而，当她赶到医院时，丈夫已经往生，慈济的同修们也已经赶到医院为丈夫接引。她没有呼天抢地的大哭，也没有咒骂杨振堂，她默默流着眼泪，靠在丈夫耳边轻声地说：「爸爸，我们原谅他。」因为在佛教信仰中，人往生时，耳识是最后离开，若丈夫能够听见她的声音，她只希望丈夫走得无牵挂。

看破无常，当作还前世的债

她说：「我不要丈夫带着仇恨离去，若是前世欠下的孽债，还了，当下解脱；如果没有欠，那他就是示现菩萨，用死亡唤醒社会大众要对更生人伸出援手。」张美瑛擦干泪水，说：「无论原因为何，我都欣然接受。」验尸当天，警方借提杨振堂到现场做笔录，他不停地说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张美瑛不恨杨振堂，她说：「我要如何仇恨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？」

「明天先来，还是无常先来？」张美瑛说：「上人（证严法师）常常教诲我们，我却只是没感觉地听了就算了，直到这次事件，我受到很大的震惊，才真正体会了无常。」

在警方交给张美瑛的遗物中，有张发票，谢焕儒买了麦片、果汁，为孩子张罗早餐。当时在家里接到警察电话的，是念大学二年级的二女儿，她哭着说这种人都不得原谅；大女儿对着报纸上杨振堂的照片一直画叉，写着：「杂碎杂碎杂碎！」小儿子才刚升高二，每天晚上，他要躺到父亲的床上才能睡着。

谢焕儒一直是孩子的大玩偶，会故意改编歌曲，跟孩子一起大唱：「小小姑娘，清晨起来，一不小心，跌入毛坑！」他自己的童年却很刻苦，大学联考时虽然考

上高雄医学院，却因为家贫而改念台大植物系，因为哥哥已经先考入台北医学院，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念医学院。念台大时，谢焕儒没钱买车票，总在清晨花几毛钱买两个馒头，从台北走上一整天才回中坜老家。

这样一个好人却被坏人给杀了，为什么要原谅？谢焕儒的学生哭着打电话给张美瑛问：「师母，你怎么能原谅他？我到现在还是好恨。」张美瑛却说：「杨振堂也是可怜，他的养父养母早死，养姊也不肯再收留他，我们要怎么怨恨他？」

疗愈伤痛，深思生命真价值

张美瑛又说：「我也没有第二个 45 年来怨恨了。」原来，张美瑛的童年也充满伤痛。45 年前，她自己就是直接受害者。当时经商的父亲被朋友倒债，父亲只好倒其他亲友，天天有人到家里讨债。复杂的人来人往让念小学的张美瑛被人伤害，她不敢告诉父母，幼小的她认定唯一解脱的方法就是自杀，她无时无刻不想着自杀的方法。

还好菩萨悲悯她。有天，她在家附近的大树上看到一句话：「常念观世音菩萨消业障」，年幼的她不懂佛法，想说家里从小拜观世音，跟着念总没错吧。过没多久，邻居发生了两件事，让年幼的她比别人还早领悟到生命的可贵。

有天，隔壁邻居的大哥哥跟女朋友去划船，没想到船翻了，大哥哥不幸淹死。在丧礼上，大哥哥的母亲驼着背，用拐杖打棺木大哭说：「你这个不孝子，怎么可以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！」她惊觉如果自己自杀了，只是把一切的苦丢给父母。

不久之后，邻居有对夫妻吵架，妻子气不过上吊死了，她的父母坚持开棺验尸。他们商借张美瑛家的骑楼验尸，小小张美瑛在一旁看了更是心惊，邻居太太还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没娘疼爱。

这两件事让张美瑛了解：「人要好好活着，因为我们对别人有责任。」漫长的青春期，张美瑛更不断思考：「我活下来，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？」

考上台大历史系以后，张美瑛在登山社认识谢焕儒。讲起丈夫，张美瑛总是带着笑。谢焕儒家境贫穷，身高又只有 153 公分，独独张美瑛看见他的内心善良又有正义感，她甚至认为，嫁给谢焕儒是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，她说：「如果我可以帮助他成家立业做好事，不也很好吗？」

从心放下，欣然看待生死题

当电视新闻播出张美瑛选择原谅的新闻后，一位慈济的张老师打电话给她，原来在四十几年前他的父亲也是被坏人打死，他的母亲满心仇恨。在电视上看到张美瑛选择原谅后，他反问八十几岁的老母亲：「我们当年非得要一个公道不可，得到了什么？除了将坏人关起来，我们没有时间疗伤，全家人都得靠精神科医师开药才能过日子。如果我们当年选择原谅，是不是会不一样？」

张美瑛也听说乡下曾经有一个卖豆浆的妇人，非常爱漂亮，每天清晨都会打扮得很美才去煮豆浆，有天清晨，歹徒打开半掩的大门，不只抢了她全身的项链珠宝，还把她推进滚热的豆浆里。妇人往生后，警方仍迟迟无法破案，她的家人便在妇人下葬时，让她一手拿着利斧，一手拿刀，要她化为厉鬼追凶复仇。他们告诉张美瑛，他们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能让死者好好安息？

在谢焕儒的告别式上，张美瑛送给参加的亲友一本《生死皆自在》，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：「远去的亲人已如一只飘扬的风筝，假如有一根线把它拉住了，这个风筝就会一直挣扎；祝福它，放下它，就让风筝自在飘到它该落地的地方。」

当瘦弱的张美瑛微笑说：「对于这一切，我欣然接受。」旁边的人都红了眼眶。

去找张美瑛前，我为自己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最后我才安了心，因为我不是探刺他人伤口，而是真心想知道：「我们要如何原谅犯错的人？人要如何学会宽恕？」

美瑛师姐谢谢你，你让我终于懂得什么是「慈悲喜舍放长情」。

本文原刊载于九月号 30 杂志